

練字 · 蘇園雅

午餐過後，客廳有一種閒適恬淡的氛圍，隨著吊扇的運轉漫開。電視的播報聲輻射催眠，父親與阿嬤陷在椅中，兩人的眼皮緩緩垂下，不久便呼出規律的鼻息。

我隨意翻閱桌上的書報，發現父親隨手壓在報紙下的筆記本，上頭寫了些短句：心事誰人知／阮不是故意／感謝妳的陪伴。頓時心頭一緊，瞥向進入熟睡狀態的父親，思忖他是否遇上中年危機，有難言之隱？印象中，父親平日大抵就是叨念一些生活瑣事，鮮少向家人吐露心事，而我們大概也不習慣對彼此的剖白。壓不住心中的疑惑，我試探性的詢問一旁的母親怎麼回事。她盯著電視上的名嘴開講，淡然的回應：妳阿爸在寫要練唱的歌名啦！我聽了恍然大悟，啼笑皆非。是啊，父親一直有練唱與練字的習慣，且頗自豪蒼勁有力的硬體字，報紙的空白處常見他練寫的新聞標題，寫畢還會自顧自的欣賞一番。

父親有一張剛毅的臉龐，有稜有角的輪廓與強硬的性格相互疊合。一直以來，家中大小事皆依父親的指示運行；櫥櫃裡物件各有所位，不得擅動；買外食必用家中器皿裝盤才可食用；東西壞了要立即修繕，不可拖延；鞋子擺放有一定方位，切忌擾亂；寫字力求工整清晰，潦草不得。

一切一切，是謂規矩。

多年前，我到外地求學，父親每隔一陣子便會提筆寫信給我。藍色的字跡，洋洋灑灑的鋪展整面紙頁，從中好似可以揣想父親握筆時的果斷、裝進信封前檢查有無錯別字的神情。父親的來信，

曾在寢室間引起一段騷動，因為字裡行間的「吾」「汝」等字，讓身處火星文時代的同學們驚訝連連：這不但是家書，還是古書啊！信件中的噓寒問暖、家中狀況、反覆叮嚀與深切期望構築了起承轉合，看著條理分明、詞句流暢的內文，彷彿父親在我面前叨叨絮絮，顯影出他時而擔憂時而嚴肅的表情。人與字不可思議的貼密互置。

客廳被睡眠籠罩為一座不得驚擾的巢穴，但屋外偶有機車引擎發出拔尖刺耳的聲響，父親仍不聞其聲，雙眼緊閉，身軀不動如山；阿嬤也不受其擾，身子微傾，雙手放在扶手上，睡成一座沉思的雕像。

母親戲謔的說，他們倆不虧是母子，到哪都很好睡。

我看著父親和阿嬤，心想他們雖相像，面對文字的態度卻截然不同：父親對於文字的世界自滿而積極，阿嬤則拒絕叩門而入。

阿嬤總是怨嘆自己目不識丁，被阿公恥笑為「青瞑牛」。有時見我讀報，她會好奇地問我在看什麼？偶爾她會拿起一張散落的報紙，將臉湊近密密麻麻的鉛字前，彷彿要從中嗅出什麼蛛絲馬跡。有次阿嬤在文字方陣逡巡一陣後，滿懷歎羨的問我：這些汝攏看有喔？我點點頭，對她大略說明報紙上描述的事件，眼睛卻怎麼也離不開阿嬤手上那張拿反的報紙。

有一陣子，阿公病重住院，阿嬤隨侍在旁，以醫院為家。病房裡時常散發一股黏稠的氣味，那是消毒藥水、尿液與絕望混雜的味道。阿嬤身處其中，宛如吸收了那些負面氣息，面容枯槁，憂傷揮之不去。

我想要阿嬤快樂一點，於是帶了筆記本和原子筆到病房去，要教阿嬤寫字。我以為，如果她在阿公的面前學會寫字，阿公就不能再喚她「青瞑牛」，她就能彌補此生的遺憾。

我在紙上寫下斗大的阿嬤的名字，她只需依樣畫葫蘆，可阿嬤知道我的來意之後，將紙筆推開，直嚷著要不要不要！我感到震驚且疑惑，不懂為什麼阿嬤的口氣和手勢，皆示意著如此頑強

的拒絕。

幾個月後，阿公走了。當時以專橫著稱、不時訛笑阿嬤的阿公，在生命的尾聲最常呼喚的竟是阿嬤的名，令人百感交集。

而阿嬤仍是阿公口中的青眼牛。

父親熟睡時仍帶有肅嚴之氣。記得小時候，有天我和妹妹嬉戲將他吵醒，他發狂似的辱罵三字經，此後我便在心中割劃了一個保衛自己的距離。

父親常自負的說，因為他有規矩，家中才能保持清爽潔淨，事情才能順暢無阻。我的隨性卻因而背負起「沒規矩」的罪名，父女從爭辯到沉默，一道防線悄悄滋長，兩人仍繼續用對立餵養它，時間漸漸將防線壯大為一道堅硬冰冷的壁壘。我站在自己的場域裡，悻悻然瞋視父親身上的驕傲外殼。

離家那幾年，父親第一次與我通信，我可以感覺出他釋出的善意和關心，父女間的距離彷彿拉近了一些，然而時日一久，信件內容演變為千篇一律的瑣碎，彼此只是不斷複製或替換某些文字來敘述同一件事，我對於獨立的追求與多采多姿的生活，也讓魚雁往返的次數逐日縮減。正當我已習慣近乎貧瘠的書信交流，一封電子郵件，讓平淡的心情有了波動。

那天，我在宿舍裡開啓那封標有我的小名的電子郵件，內容只有短短幾行字，我卻重複讀了不下十次，反芻出許多複雜的情緒。

「爸已經叫弟弟幫我申請信箱，以後妳可寄信給我，可是我打字很慢，注音拼字很差，要寫封信可能要很久，我現在慢慢的在練習學習電腦」

字句的精簡與父親平常的殷切口吻大相逕庭。

聽弟弟說，父親自從知道我們慣用電子郵件後，便開始詢問電腦的使用方法，另一方面，他也想跟上時代。然而，面對冷硬的機殼與繁雜的按鍵，父親摸索的過程有如纏繞的線路，躁亂而冗長。況且要打一封信，光是知道注音符號的位置還不夠；父親總納悶，爲什麼按「ㄅ」就是打不出「吃飯」？

鍵盤上的ㄅㄆㄇ與ㄏㄏㄏ雖然毗鄰而居，但若釐不清卷舌與否，是會讓人尋字千百回的。

父親的老花眼無疑是雪上加霜，使打字這件事宛如設了重重關卡。經歷費時耗力的奮鬥，平時注重修辭的父親已不在乎文句是否通順、標點符號是否正確，他只求能在鍵盤中，搜尋到讓國字顯示於螢幕的符號。

某天放假返家，我看見父親坐在電腦前，用一隻食指按壓鍵盤，指尖在抬起與落下之間凝滯著猶疑的緩慢。父親打完幾個字後扶著眼鏡檢視，只見他一會兒搖搖頭，一會兒又拿下眼鏡，緊貼螢幕，冷白的螢光映照在一張困惑的臉上。這一刻，父親看似牢不可摧的驕傲外殼崩解潰散，在電腦前，他無助的曝現內裡的脆弱。

爾後接連收到父親寄來的電子郵件，欲表達的文字，被沮喪及挫敗蠶食，最後只留下「打字稍微快快點」、「要準時吃飯」這類錯字夾雜的短句。

我看到父親的毅力，也看到他的無力。

螢幕上那些整齊端正的制式字型，是父親怎麼手寫練習都望塵莫及的，電子信件中不再浮現父親豪氣自滿的姿態，他被科技澆熄了自負的氣焰，在龐大的數位國度裡，成了一位踽踽獨行的學步者。

而今當我又站在自己的堡壘上睥睨一切時，這段記憶常成功柔軟我內心的質地。父親的親筆信與電子郵件被我收藏著，偶爾取出細讀，仍可清晰的感受到當初的真誠與感動。現在，當我與父親又因爲某些衝突關係僵化，這份悸動就成了一種溫暖的聯繫，讓我得以去反觀與自省，適時的將我從冷酷堡壘喚回。

而阿嬤對文字的遺憾和排拒一直讓我困惑，直到前些時日，阿嬤因眼疾就醫，我才知道她患有白內障。原來，阿嬤的視野一直是一片迷濛，這足以解釋為何她看物件都得傾身貼近，同時也不禁懷疑，阿嬤一直拒絕練字，是否與她根本看不清有關？

手術過後，阿嬤的視力有了大躍進，以往被雲霧籠罩的萬物殘影，都有了清晰的輪廓。阿嬤每天東瞧西看，重新認識這個世界，常笑吟吟地向我敘述她的新發現。凝望阿嬤暖烘烘的笑靨，欣慰疼惜之感一湧而上。

阿公去世後，阿嬤日漸削瘦，呆坐客廳面無表情，用沉默凝聚她的一天。阿嬤重生的視力，為荒蕪的心境射入一道曙光，我想應該有什麼東西可以因而復甦，或許，她還可以為自己「再活一次」。

我兀自臆測：如果阿嬤識字，便不會抱憾終生；如果她會練字，就不會感嘆一無所用。我在腦中交織著美好願景，隱約看見阿嬤在裡頭綻開笑顏，激起我想要幫她達成識字夢想的動力。回想阿嬤排拒寫字的畫面，暗忖著，既然視力的障礙已解除，我得找一個機會，再試一次。

那天阿嬤的胃口很好，碗筷碰撞間夾雜了爽朗的笑聲，我見天時地利人和，機不可失，趕緊拿出紙筆要教阿嬤寫字。這次，阿嬤筆是握住了，卻在寫了一橫後將筆丟在一旁，滿臉不悅的嚷著我袂曉寫啦！她嘟起嘴巴，將臉瞥向一旁，十足的賭氣貌。我趕緊安撫她，說不會寫沒關係，對了，阿嬤妳不是會寫數字嗎？阿嬤這才拿起筆，緩慢而仔細的寫下 1 2 3 4 5 6 7 8。

我怔怔地看著那列數字，喉頭鼻腔好像被什麼堵塞著。

小時候，看見父親蒼勁有力的連體字，覺得那是「大人」的字，常興起模仿的慾望，刻意將字體寫得潦草然後自得其樂。如今看見阿嬤的 1 2 3 4 5 6 7 8 在紙上輕輕顫抖，與孩提時的字跡極為相似——阿嬤寫的是「小孩」的字。我知道那拙稚的筆跡是阿嬤唯一會寫的字，唯有數字，阿嬤能有自信寫出來（她曾在大家樂盛行的年代，不斷抄寫明牌號碼）。只是阿嬤用蒼老的手，寫下初習字時最原始生嫩的筆跡，這樣的對比，還是讓我的鼻腔眼眶瞬間溼熱。

寫完後，阿嬤將紙張遞給我，羞赧地低下頭，剎那間我湧起一股無以名狀的罪惡感，驚覺自己

是否披著孝順體貼的外衣，在執行一件渾然不覺的殘忍行徑？也許阿嬤早就認命的覺得這輩子就這樣了，寫字這件事就留到下輩子再來重修。畢竟，橫撇豎捺的國字對她而言是一道難解的密碼，說不定阿嬤還會擔心字型的優劣，我卻頂著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要阿嬤卸下長者的自尊……

我大力讚賞阿嬤的字有夠水，不再強迫她學寫自己的名字。

將阿嬤的字摺疊收好，也將自己的自以為是摺放縮小。阿嬤的快樂，或許不該由我的想像來創造。

午後一點三十七分，電視上的名嘴正在抨擊某個社會時事，抑揚頓挫的語調，依然震不開打盹的氣場。父親與阿嬤一前一後，做著各自的眠夢，而睡意的觸鬚，不知不覺已蔓延至母親這兒來，只見她呵欠連連，對節目內容顯得意興闌珊，遂拿起遙控器關掉電視。客廳倏地靜默，同時也啟動了另一個機制：父親永遠會在此刻醒來，眼神迷濛的辨識所在的時與地，然後訕訕的笑道：我沒睡去喔！一旁的阿嬤則會在父親起身的瞬間驚醒，故作精神的對父親喊著：你袂來去睏啊喔？來證明她剛剛一直是清醒的。

我與母親相視而笑。一種心知肚明但誰也沒說破的往來對話，每天在客廳反覆上演。

我想，無論對練字的態度是積極或消極，父親與阿嬤都擁有對應生活的一種模式，多年來，他們遵循自己的方式而成為他們自己，過著驕傲、樂觀、期待或遺憾的日子，未嘗不是一種平淡安穩的幸福。

看著睡眼惺忪的兩人，我彷彿可以預見：翌日，父親仍會捧著筆記本抄抄寫寫，阿嬤依舊羨慕他人識字的能力，然後他們會一起在恬淡祥和的午後，睡去又醒來，一如往常。



蘇園雅

〉 作者簡介

一九八四年生，高雄人。二〇〇七年開始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，曾獲時報文學獎、高雄市青年文學徵文入選。

〉 得獎感言

更多時候，作品是封存在電腦硬碟中無人知曉的。因為身邊有許多鼓勵的聲音（包括這次通知我得獎的那通電話），我才能持續的寫下去，謝謝你們。

評語
陳列

全篇的敘述位置設定在某個午後的家中客廳裡。文章開始，畫面是昏昏睡去的父親和阿嬤，以及身旁「盯著電視上的名嘴開講」的母親；結束時，「呵欠連連」的母親終於關掉電視，父親和阿嬤則相應地「永遠會在此刻醒來」，並且一副不願意承認自己曾睡著了的樣子。就在這樣的睡與醒之間的短暫時段裡，敘述者在幾次描繪眼前的景象之外，更從練習寫字這樣的行為角度切入，一方面敘述了自己對一切講求規矩、驕傲自負的父親如何從抗拒和疏離轉為「內心的質地」終於可以「成功柔軟」的因由和過程，一方面則回想自己為了解阿嬤這位「青暝牛」寫字所引起的不悅和終於「將自己的自以為是摺放縮小」的領悟經過。全文結構精緻，而且極富巧思地善用了許多組未曾明言的對比，鋪陳有序，裁剪組合，簡明流暢而自然，人物鮮活生動。敘述者分別與之和解後的父親和阿嬤，這時在客廳裡，「睡眠惺忪」，將會「一如往常」，繼續「遵循自己的方式而成為他們自己」，溫馨感人。